



《上海堡垒》首映获赞 中国科幻薪火相传未来可期



本报讯 电影《上海堡垒》日前在京举行首映礼,导演滕华涛,原著作者兼编剧之一江南,制片人王琛,领衔主演鹿晗、舒淇,主演石凉、王官良、王森、孙嘉灵等人悉数亮相。观影结束后,《上海堡垒》在家门口迎战外星文明的场面看燃了观众。特别是当“上海大炮”从黄浦江中升起、上海整座城市“陆沉”至地表以下……这些前所未有的画面,让观众感受到了这部国产科幻十足的诚意。

首映当天,《流浪地球》导演郭帆、制片人龚格尔冒雨前来为《上海堡垒》加油打气,中国科幻薪火相传、抱团前行的精神,令人十分感动。郭帆在观影后说:“我非常能体会这么多年背后的不容易,也知道每个特效镜头后面是多少人的汗水。就像电影的片尾曲一样,大家问心无愧!”

龚格尔则被发生在中国上海的未来战场触动,“特别激动,一看到上海被攻击我特别紧张,这种代入感在其它好莱坞片子里根本感受不到,只有中国才行。所以这个片子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,从来没有看过的感觉。”

《上海堡垒》的制片人王琛也感慨说:“以前经常被问《上海堡垒》和《流浪地球》的区别在哪,其实中国科幻不只一种,最大区别在于《上海堡垒》之前还有《流浪地球》、《流浪地球》之前就没有国产科幻电影了。所以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,才能迈出这一步。另外也特别幸运我们有一支最团结的团队,在没有多少演员相信中国科幻未来的时候,鹿晗、舒淇、石凉和灰鹰小队的演员们,就加入了《上海堡垒》。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,一起跑好中国科幻接力中自己的一棒。”

首映现场,还播放了一支导演视角的制作特辑,回顾了这六年科幻路的点点滴滴。特辑结尾,滕华涛导演由衷感谢了剧组的两千多名工作人员,“真正的堡垒,是全体工作人员,挑战影视工业体系的决心和勇气。”

导演滕华涛: 六年交出小学毕业的答卷

《上海堡垒》改编自江南的同名小说,亲自参与编剧工作的江南,一路见证着自己的文字变为影像,在现场也感触颇深。江南坦言:“写这本书的时候,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变成这么恢弘的影像,很欣慰也很感动。”原著中的上海大炮、上海陆沉都是宏大壮观的想象,最终电影中的呈现,也让现场观众为之震撼。对此,导演滕华涛感慨:“江南老师书中‘上海大炮’四个字,真正做起来要好几年”。

小说一行半,特效一年半,耗时六年做一部科幻电影,滕导表示“能在国产电影中,让观众看到中国城市的奇观,我觉得很值得”。他还说,“六年时间刚好是一个小学的阶段,现在我们交出了小学毕业的答卷,也希望这次中国科幻电影的新尝试能为大家积累经验。”

鹿晗: 相信中国科幻会越来越好

六年前,《上海堡垒》开始筹备的时候,科幻在国内刚刚起步。会迎来怎样的未来,无人可知。导演滕华涛坦言:“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黑暗中摸索,但这个工作总归是要有人做的。”制片人王琛也表示,“当时最难的

就是,如何能让大家相信我们自己人可以做国产科幻。《上海堡垒》很幸运,有一个最团结的团队。鹿晗、舒淇、石凉以及灰鹰小队的演员们,在没有多少演员相信中国科幻未来的时候,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《上海堡垒》。”

相比其他更安全的选择,去探索一片空白的领域,是每个演员的勇气。鹿晗也在现场表达了痛快出演的原因:“拿到剧本时,我觉得难度很大,要挑战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。但我相信我们所有人的诚意,也相信中国科幻一定会越来越好,所以当这个机会到来的时候,我没有什么可考虑的。”

眼泪撑过正片撑不过彩蛋

六年磨一剑,在恢弘悲壮的科幻战争之下,《上海堡垒》中的动人情感也抓住了观众的心。江洋(鹿晗饰)有勇气力战外星侵略者,却不敢对林澜(舒淇饰)表白,未曾当面开口的“我爱你”成为了一生的遗憾。影片结尾,随着主题曲《世界末日》的响起,电影彩蛋也变成了催泪弹,戳中观众泪腺,“这是一场盛大的暗恋,眼泪撑过了正片,却没撑过彩蛋。”

江洋喜欢又不敢表白的眼神,林澜一条一条“好好睡,晚安”的短信回复……原著中这段小心翼翼又充满遗憾的暗恋,在电影中被高度还原,隐忍克制却也刻骨铭心。对于江洋的“开不了口”,鹿晗也表示理解,“江洋很含蓄,他身上有着东方人特有的情感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导演滕华涛曾执导过《失恋33天》等电影,在情感戏的拿捏上一直细腻得当,从现场观众的眼泪中可以看出,这次滕导的情感刻画一如既往在线。

电影人点赞电影“硬核科幻”

活动当天,现场还来了多位知名导演和演员为《上海堡垒》助力,在点评电影时也是“金句”不断。姚晨直言滕华涛导演这次“跳出舒适圈”的尝试很成功,拍了一部“硬核科幻”。知名作家唐家三少也表示:“这是一部诚意满满的电影,看到手心出汗,要赞叹我们中国人也能拍出这么棒的电影。”知名制片人王中磊则被鹿晗与舒淇的情感线所惊喜,“非常佩服导演,你竟然把一对这么不成立的CP,拍得让我们觉得他们俩真的应该好,我觉得特别棒,而且处理得特别巧妙。”

“前任”系列导演田羽生,也被电影中的“东方情”所打动,“爱情里有很多我们东方的理念。我们的爱情是隐忍的,先国再家。而且最后灰鹰小队一个一去牺牲的时候,真的把我燃到了,还掉了泪。”此外,陈坤、陈赫、李晨、陈意涵、于文文、吴昊宸、白客、小爱、马藜、井冈山、邢佳栋、谭飞等明星朋友也来到了现场,为中国科幻助阵加油。

《上海堡垒》将于8月9日上映,电影改编自江南同名小说,由滕华涛执导,鹿晗、舒淇领衔主演,石凉、高以翔、王官良、王森、孙嘉灵主演。本片由华视娱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、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公司、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,天均回声(天津)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北京灵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、上海鹏城海影视传媒有限公司、新友玺月影业(北京)有限公司、时代三和文化投资(北京)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公司、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金逸嘉逸电影发行有限公司联合出品,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发行分公司、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、狮鼠影业有限公司、腾讯影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、北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公司、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行。(木夕)

科幻第一站,滕华涛“交卷”

■文/本报记者 林莉丽

采访间一坐下,滕华涛先问记者看的是哪个版本,“普通2D版的声音还原不是特别准确……”8月9日,《上海堡垒》IMAX-3D版本同步上映。

从《双面胶》开始讲述当代都市情感的不同侧面,到了2013年滕华涛想做一些调整。“连续创作,关于家庭情感的不同侧面的变化说的差不多了”,滕华涛说。

另一个促成转向的动力是中国电影市场持续高速增长。“我自己的判断,中国电影市场走到四五百亿、五百亿票房的时候,观众将不再满足于看都市喜剧和轻松爱情,观众对工业化一定有要求。”

在题材类型的范畴内谈工业化,“科幻战争片”无疑是最硬核的挑战。

《上海堡垒》符合滕华涛挑战工业化的目标,在上海反击外星文明给了他最初的创作冲动。“小说本身是软科幻,但可以从中间提炼出相对完整的科幻世界观,《变形金刚》能炸到香港,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上海反击的故事?”

《上海堡垒》被书迷们昵称为“大堡”,对其情感和人物内心状态的影像还原是滕华涛拿手的部分,但如何做科幻片对当时的中国创作者而言还是一片黑暗、迷茫。滕华涛知道很难,但隐约觉得“再难,三年总能做完吧!”

无独有偶,滕华涛决定做《上海堡垒》以后,郭帆也婉拒了继续做“同桌的你”系列的建议,开始《流浪地球》;宁浩试水科幻喜剧《疯狂的外星人》。后者已于今年春节档上映,用一部作品实现了中国科幻电影的高端起步。

8月9日,滕华涛即将“交卷”。“作科幻片,我最看重的是了解一个类型的创作方法。有了这一次,后面就能挑战更大的难度,做得更好。”

滕华涛的下一部创作计划还是科幻片,一个发生在未来的故事。“做这种电影不会太快,怎么都需要三四年。”滕华涛说,“这次是学习摸索,下一次会让让板更长一点。”

改编

做科幻是确定的方向,但怎么做还不知道。

滕华涛先跟韩景龙走了一遍故事,做了最初的取舍,确定了故事的主线和人物关系。小说中一笔带过的科幻元素被推到前台。

科幻片的剧本跟普通电影剧本不同,很重要的一点是完成文字的实现。“三年漫长的摸索,完成大致的文字架构,然后概念设计介入,逐步清晰母舰、大炮、泡防御……在这样一套世界观的细化过程中,不断调整、完善剧本的结构。”

“剧本需要长时间不断的细化,然后推演其中的逻辑性和可行性,要捋清外星人的逻辑,地球人的逻辑,泡防御-仙藤-上海大炮之间的关系……需要一整套的世界观形成完整的逻辑。”今天回头看,滕华涛觉得项目的起步最艰难,因为不了解具体过程,“那是最黑暗的时间”。

“小说中有大量篇幅描写江洋跟林澜的情感,电影中则会放大科幻战争,人类反抗外



星文明入侵,上海变成整个世界最后的堡垒。当然情感的部分也是有保留的。”滕华涛说。

四场战争

做软科幻的硬核影像呈现,最重要的是满足观众的视听期待。滕华涛设计了四场战斗,三种规格的捕食者:

- 第一战外星人试探性进攻,小范围进入;
- 第二战声东击西,小型捕食者攻入指挥中心,上海大炮开始反击;
- 第三战小型捕食者利用漏洞进入指挥中心撤消泡防御;
- 第四战是混合战、大决战,所有能量集中到上海大炮上……

四场战斗的设计经过了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,全面兼顾了戏剧功能、战术演练、可实现空间……滕华涛说,“从戏剧功能看,第三战的设计主要考虑电影需要一个近身肉搏的打打场面。其他几次设计更多根据双方的战略、战术推演过程。”

从怪兽到机甲

从“倾城之恋”到“末日之战”,从怪兽到机甲是《上海堡垒》电影化的两个重要调整。滕华涛坦言,机甲的设计主要出于技术便利的考虑,他同时详细解释了三种捕食者的设计过程。

机甲类的捕食者主要出于几点考虑,技术上机甲类相对可以掌控,视觉上更好一点。考虑到母舰和捕食者是同一个生态体系里边的,所以母舰也是一个机甲类。

捕食者定稿相对比较晚,一类是大型的捕食者,它更多地承担着远程进攻的作用;一类是更灵活的类似步兵类的捕食者;还有飞行用的捕食者,三类捕食者大概2016年年底、2017年才真正定稿。

三类不同的捕食者没有行为模式上的区别,他们其实就是机甲战士,得到指令就大规模进攻,但具体分成三种不同的进攻模式。

《上海堡垒》视效总监王璇拆解1600个视效镜头

《上海堡垒》全片镜头数1842个,其中视效镜头总数1591个,视效镜头数量占全片镜头近90%,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大体量视效制作片。影片上映前,视效总监王璇拆解了影片复杂视效的创作过程,帮我们近距离了解这部电影。

特效分层

据介绍,《上海堡垒》主要包含三类复杂特效,第一类是战争类的镜头;第二类是上海大炮爆炸以及流体交互的镜头,涉及到数字校色和流体、物理学计算的部分;第三类是我们看到的电影中上海陆沉的镜头,是一个范围大、面积大、环境大的塌场跟塌陷。其中,空战类镜头的分层已经达到8到10层左右,其中包括建筑的一层,原始拍摄的航拍画面,捕食者以及无人机等。再比如《上海堡垒》的特效层数虽然不多,但细节非常多,敢于在有灯光的环境下去暴露这些数字资产的细节,这个挑战的难度非常大!

“《上海堡垒》既有灯光跟日光,又暴露了各种角度及细节,从特效的制作水准上来讲,整部电影特效难度类型非常高,也让大家看到了中国视效的野心和企图,我们敢于在日光的环境下去暴露所有的局部的特写跟细节。”王璇说。

四场战斗

关于外星机器进攻的逻辑及人类防守的逻辑,滕华涛导演有详细的战争规则。第一场空战是一场VR游戏类的战斗,主要是给灰鹰小队做模拟训练用,看到的捕食者数量并不多。接下来的空战是外星人第一次进攻上海,导演要求要打得有点乱、有点猝不及防。战斗

设计的逻辑就是缠斗。

第三战是地面战,导演组织战争的逻辑是层次性防御,片中设计了三层防御。第四战是整部影片的一个高潮,设计逻辑就是把人类全部的武器全都用上,包括上海大炮、无人机,能够操作的车辆、武器系统的防御,以及最后仙藤的外围的防御。第四战的战争逻辑是一个混合型的战役,从空中一直打到地面,甚至打到水面以下。

上海大炮

“上海大炮的视效制作难点首先是概念部分,我们如何界定大炮这种有点介于冷兵器跟热兵器之间的一种感觉。”王璇说,“如果设计得太传统了,它就有点像我们现实中的人类的大炮,所以要给它带上很多科幻的点,也要带一些未来的科技感,很宏大、很粗壮,又非常有力量感,是可以一炮击毁所有事物的感觉。”

泡防御

《上海堡垒》中,没有危险元素入侵的时候,泡防御是看不见的。泡防御的存在是无形的,一旦有交互、触碰或者当任何危机来临时,就能够看到六边形网状的结构。

“泡防御的细节就是结合拍摄素材,无论从质感上,还是从颜色方面能够跟影片融为一体,而不希望它是一个脱离人类生活的概念。”电影中呈现的泡防御忽隐忽现,如果没有战争的话,我们能感到泡防御是一个很美丽的存在,天空是一个盛开紫色大丽花的天空,很像雨林、彩虹或者是一些带有闪电光,有质感的東西。

1300天超长筹备期

2013年开始筹备项目。前三年是一个迷茫的状态,一边做着剧本工作,一边去了解和学习科幻片如何才能做出来,怎么才能在国内的条件下面做得出来。滕华涛回忆,那是最黑暗的时光。

“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,我知道要怎么开始了。”滕华涛说,“一边去做一些筹备,一边去了解这种发生在未来的有一定客观设置的电影怎么去拍,2017年下半年才开始开拍。”

置景上,滕华涛强调不要把未来感推得太远,而是希望观众看到一个比较熟悉的城市,用有延伸感的置景增强观众的代入感。

《上海堡垒》呈现了上海一些地标性的建筑,比如浦东、外滩之类的,还有很多能代表上海特点的景,一些改建的景,如把船舶馆、上海科技馆等改建成一个重要场景。

“我很喜欢整个指挥中心搭建出来的效果,就是从概念设计一直到在这个6000平的棚里边搭建的这个两层的指挥中心。指挥中心和设备层,不管是平时的一些工作的戏,还是一些打头戏我们拍起来效果都很好。”滕华涛说。

虽然整个筹备、创作周期较预想推迟了很久,但《上海堡垒》的拍摄却提前完成。完善的筹备和保障功不可没。据介绍,剧组参照好莱坞的流程管理经验,引入了针对剧组的天气预报团队。“天气预报是好莱坞精细化服务之一,能精确到具体的街道,预警风雨等异常天气。除了保证拍摄外,在大量的预制景部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”滕华涛说。

“实景搭建”和“无实物拍摄”

《上海堡垒》在无锡耗时五个多月置景,实景搭建有效辅助了影片的拍摄和演员表演,实现了40%-50%的实景结合特效。演员表演接触的设备,除了屏幕以外都能操作。剧组还为演员提供了专门的操作系统使用培训和操作手册,每套系统至少有三套不同的功能,三套不同的操作体系,比如说泡防御系统,无人机系统,自行火炮系统等。演员开机之前就开始熟悉这套设计,保证表演的真实度。

中国科幻电影的传承和挑战

在滕华涛看来,在上海拍一部中国人抵抗外星文明入侵的电影,这是一个不曾有过的设置。“我们不是为了区别美国大片去做这样一个电影,而是《上海堡垒》的故事本身就带有很多的独特性,对于中国观众而言,这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”

“《上海堡垒》是对未来战争、对科幻战争的一次尝试,因为是第一次做,肯定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不足的地方,但是我觉得肯定好过没有试过。”滕华涛说,这次是学习摸索,“下一次希望让板更长一点。”

上海陆沉

“上海陆沉”是华语电影第一次做沉没城市的设计,而且是塌方式的沉没,挑战难度非常大,首先要设计地裂的感觉。

“首先就会有一个地面的开裂,一点点过渡到楼宇的开裂,从楼宇的开裂蔓延到整个陆家嘴地区,然后是黄浦江地区的开裂。直到最后展现给观众的就是整个陆家嘴地区的全部下沉,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效果。”王璇说,“我们将第一次看到整个城市陷在地表以下,这是华语电影历史上第一次整个城市的陆沉。”

工业化制作体系

科幻类型电影是非常考验工业能力的片种,国内的制作经验也比较匮乏。在王璇看来,最大的困难就是大家对工业化和制作流程的尊重,是如何能够把工业化的制作体系向行业普及。王璇从前、中、后期阐述了这一观点:特效或者工业化的制作体系一定要从前期就开始,只有在前期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设计、世界观设计,最后才可能呈现好的镜头效果。

在中期拍摄期,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现场控制,在这里指的就是特效部门跟美术、服装、制景、道具部门的一个良好的沟通,哪些是可以通过后期特效完成的,哪些是可以通过现场的搭景完成的。

后期制作阶段,如何能够通过镜头制作解决所有已经完成的镜头。“后期部分,我们Post View做的量已经非常大了,即便已经定剪了,我们依然还在调整剪辑跟Post View在时间线上处理问题的方式,最大限度、最精度地来表达我们视效完成的效果。”(木夕)